

劳动节快乐

时代的璀璨星光，劳动的不朽赞歌

劳动之光(外一章)

曹会斌

劳动，那熠熠生辉的字眼，闪耀着无上荣光。可曾探问，劳动究竟藏着怎样的欢愉？

瞧啊，每一朵傲然绽放的繁花，每一片迎风舒展的翠叶，每一滴晶莹剔透、咸湿的汗珠，它们都在轻声诉说，道出万千身影奔波的缘故。

撸起袖子，奋然前行，莫要急切叩问收获几何。

看那抬手以衣袖拭汗的瞬间，质朴且动人；望那挑担稳步前行的模样，憨实又可亲。

朝迎晨曦，暮披星月，每日的时光在忙碌中悄然流淌。

一顶陈旧却坚实的草帽，抵挡日晒雨淋；一把磨得锃亮的锄头，叩问大地的深沉；一根微微弯曲的扁担，挑起生活的重担。

不负春日的明媚，不负岁月的悠长，脚步匆匆，追逐着光的方向。

于山野田间穿梭，与庄稼倾心交谈，和土地缔结深深的羁绊。

汗水濡湿的手掌，油亮黝黑的脊背，或是偶尔滑落泪水的面庞，待坐到饭桌前，品尝生活的百般滋味，那满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劳动的遐思

一根扁担，悠悠岁月里，不知承载了多少春秋。一端挑着破晓的微明与薄暮的昏黄，一

端担着熠熠生辉的希望。

一把锄头，岁岁年年中，不知刨挖过多少土地。刨出串串水泡、层层老茧，也刨出坚定不移的信念、矢志不渝的忠诚。

一顶草帽，历经风雨，不知庇佑了多少时光。顶过狂风骤雨，迎过烈日骄阳，也顶起了一去不返的青春韶华。

那些用旧却不舍遗弃的农具，以别样的方式延续使命，心怀壮志，敢令沧海化桑田，

在历史的幽长回廊中漫步，探寻那被岁月尘封的角落，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古代虽没有以“劳动节”命名的节日，却有着如璀璨星辰般闪耀的对劳动尊崇的印记，其中“籍田礼”便是古代“劳动节”的生动缩影。

当春风轻拂，大地初醒，万物萌动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在遥远的西周，这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时刻。据《国语·周语上》所记，春风甫至，天子和文武百官便要开始斋戒三日。“譬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此时的天子，如同即将踏上神圣征程的行者，沐浴、饮米酒，洗净尘世的纷扰，以纯净之心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事。

“籍田礼”当日，仿佛是一场盛大的全民奔赴。掌管祭祀的官员精心在草席上备好美酒，那是对天地、对农事的虔诚敬意。天子庄严地酌酒灌地以祭，而后踏上前往“籍田”的路途。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百吏、庶民毕从”，如同一条涌动的河流，向着希望的田野奔腾。主管农事的官员摆放好各式器皿，膳夫和农正恭敬地摆上祭品，礼数周全，祭拜后，太史引领着天子，天子执耒耜，在籍田上开始那具有象征意义的示范性耕作。他的每一步，都似承载着万民的祈愿，轻轻犁动土地，也犁开了一年的希望。随后，文武大臣依品秩依次每人犁三下，他们的动作虽短暂，却也饱含着对农事的关切。而剩下的耕耘重任，则由庶民们接过，他们带着质朴的信念，挥洒汗水，继续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礼成之后，天子、大臣、庶民依次分享猪、羊、牛三牲祭品，仿佛是在分享一份共同的喜悦与对未来的期许，籍田仪式才缓缓落下帷幕。

关于“籍田礼”的具体日期，众说纷纭。有人认定是农历二月二，这一传说可追溯至伏羲时代，他“重农桑，务耕田”，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便有“皇娘送饭，御驾亲耕”的美谈。后世黄帝及尧舜禹汾

古代的“劳动节”

聂 难



反映古代籍田礼的浮雕

汾效仿，到周武王时，更是将其当作一项重要国策，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行盛大的“籍田礼”，因此二月二也有了“春耕节”“农事节”的美称。《国语》中记载的那场隆重仪式，仿佛就定格在那二月初二的暖阳之下，成为我国最早的“劳动节”雏形。

随着农耕文化的长河悠悠流淌，“籍田礼”也在岁月的洗礼中悄然变化。它与立春日的祭祀逐渐融合，籍田仪式便在立春日这一特殊时刻举行。《汉书·本纪》中，文帝二年春正月的诏令，如同一道闪耀的光芒，照亮了古代对农事重视的篇章：“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而《旧唐书》里，唐太宗李世民组织的那场隆重祭祀活动，他亲自扶犁耕田的身影，引得“观者莫不欢跃”，那是对劳动、对丰收的欢呼。

时光流转至宋代，宋仁宗的籍田之行更是为这古老仪式增添了一抹别样色彩。明道二年农历二月十一日，宋仁宗行籍田礼，侍中奉耒，皇帝扶犁起步，本是礼仪官宣布礼

成之时，宋仁宗却兴致盎然，他坚定地说：“我既然开犁，就没必要遵循古制，愿把这块田犁完以劝导天下老百姓重视农耕。”在大臣的再三劝奏下，他仍坚持犁了一块田的五分之一才肯罢手。次日早朝，他将《籍田礼毕诗》赐给宰臣，让大臣们和诗，还命宰相吕夷简编辑《籍田记》，这一系列举动，让籍田礼在庄重之余，更添了几分对农事的热忱与推广之意。

无论是农历二月初二，还是立春日，古代的“劳动节”——籍田礼，都宛如一座精神的灯塔。在这一天，从尊贵的天子到平凡的庶民，皆心怀对土地的敬畏、对劳动的尊重，上下一心，于田间播下希望的种子。那一粒粒种子，承载着的不仅是物质的收获，更是盛世繁华、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历史的长卷上，这古老的“劳动节”，以其独特的仪式和深厚的内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诉说着古人对劳动的礼赞，对生活的热爱，那悠悠余韵，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静静流淌。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清明上河图》

尘世的温度

李 硕

凌晨三点的街道还没浸在墨色里，扫地的车的轰鸣声撕开寂静。穿着橘色工装的人握着长柄扫帚，将昨夜被风吹落的槐花聚成小堆。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柏油路上投下晃动的轮廓。当城市还在沉睡，这些人已经开始擦拭它的面容。

菜市场的铁门门升起时，天光刚染亮云层。卖鱼的大叔掀开泡沫箱，冰碴子簌簌掉落，新鲜的海腥味扑面而来。他利落地剖鱼、刮鳞，沾着水渍的手在围裙上随意擦两下，又去招呼新的客人。隔壁摊位的阿婆正在分拣豆角，枯黄的叶片被精准摘除，翠绿的豆角码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朝阳，保洁阿姨背着水桶逐层打扫。她踮脚擦拭高处的窗台，动作轻盈得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茶水间里，维修师傅半跪在地上检修饮水机，螺丝刀与金属零件碰撞出细碎的声响。这些身影总是隐在角落，却让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变得妥帖。

建筑工地的塔吊缓缓转动，钢筋与水泥的碰撞声此起彼伏。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将砖块码成规整的墙面。汗水浸透的后背洒出深色痕迹，他们偶尔停下喝口水，望着逐渐拔高的楼宇，眼神里有疲惫，也有满足。

社区诊所的输液室，护士握着针管的手稳如磐石。她轻声安抚哭闹的孩子，动作利落地完成注射，又快步去查看其他患者。药房里，药剂师戴着口罩核对药方，手指在药柜间快速穿梭，把苦涩的药片变成治愈的希望。

夜市的煤气灶窜起蓝色火焰，炒粉师傅颠锅的动作行云流水。铁

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油烟裹着香气升腾。食客们围坐在塑料桌椅旁，他抽空擦把汗，又往灶里添了把火，继续翻炒出人间烟火。

深夜的便利店，收银台的荧光永不熄灭。夜班店员整理着货架，把歪斜的泡面盒摆正，给加热柜补满便当。有人推门进来买宵夜，他递上温热的饭团，顺带提醒：“外面降温了，多穿件衣服。”

这些普通的劳动者，用双手织就生活的经纬。他们的手掌或许粗糙，但托举起城市的运转；他们的工作或许平凡，却填满了生活的每个缝隙。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是日复一日地付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世界增添温度。

当暮色再次漫过街道，我路过正在收摊的水果商贩，他推着装满空筐的三轮车，车轮碾过地面的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路灯亮起时，他的身影渐渐融入夜色，却在我心里留下清晰的印记——这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藏在普通人的劳作里。

诗画歌中的劳动之美

苏应纯



梁士强的《播种者》

当春风轻拂大地，万物复苏之际，我们迎来了劳动者的节日——劳动节。这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一个赞美劳动、歌颂劳动者的时刻。让我们从诗、画、歌三方面，感受劳动的诗情画意，领略劳动的伟大与美丽。

诗之韵：劳动的深情吟唱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李绅的《悯农》如同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描绘了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艰辛。那汗水滴落的声音，仿佛是大地的低语，诉说着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的劳作，不仅滋养了大地，也孕育了丰收的希望。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则展现了渔夫在江上捕鱼的情景。他们迎着朝阳出发，伴着晚霞归来，那一张张渔网，不仅捕捞着生活的物资，也网住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水悠悠，渔歌阵阵，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江上渔歌图。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张俞的《蚕妇》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蚕妇的劳作生活。她们辛勤养蚕，织就华美的丝绸，却往往自身衣衫褴褛。这首诗揭示了劳动者的艰辛与付出，也表达了对劳动者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画之境：劳动的视觉盛宴

米勒的《播种者》是一幅充满力量的画作。画中的农民手持种子，正在田野上辛勤播种。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那坚定的步伐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我们：劳动是生命的源泉，是希望的播种。

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则展现了另一种劳动的艰辛。画中的纤夫们肩扛沉重的纤绳，艰难地行走在伏尔加河畔。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韧与不屈。这幅画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与伟大。

戴进的《春耕图》则是一幅充满生机的田园画卷。画中的农民正在春耕，牛儿耕地，农人播种，一派繁忙的景象。那嫩绿的田野、悠悠的白云、欢快的鸟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这幅画让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与美好。

歌之魂：劳动的激情颂歌

《劳动最光荣》，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了劳动者的赞歌。它唱出了劳动者的自豪与骄傲，也激励着无数劳动者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以其雄壮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展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它唱出了工人的豪情壮志，也表达了工人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戴进的《春耕图》



张俞的《蚕妇》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石油工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他们不畏艰辛，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伟大与崇高。

劳动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从诗、画、歌中感受劳动的美妙与伟大。劳动是生命的源泉，是希望的播种，是美好的创造。让我们向所有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愿他们的劳动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节日里，让我们共同歌颂劳动，赞美劳动者，为劳动者们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劳模精神犹如璀璨星辰，作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璀璨结晶，恒久地照亮着中国人民砥砺前行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夏一璞所著的《劳模精神》，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鲜活的实践洞察，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精神的内在逻辑、核心意蕴与时代价值。该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广度的佳作，更是新时代的精神灯塔，为探究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开启了重要窗口。

夏一璞在书中开篇即明确指出，劳模精神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之中。她从“理论之基”“文化之脉”“实践之路”三大维度，细致梳理了劳模精神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轨迹。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为劳模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而劳模精神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与升华，劳动者以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与集体的宏伟事业之中。

书中巧妙地将劳模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相联结，如“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等思想在劳模身上得以现代传承与创新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道家“功成弗居”的淡泊名利，均在劳模群体中焕发新生，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夏一璞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劳模运动为切入点，生动展现了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进程的紧密相伴与相互激荡。从王进喜“铁人精神”的豪迈宣言，到张桂梅扎根深山办教育的执着坚守，劳模精神始终是破解时代课题、凝聚社会共识的强大力量。

夏一璞将劳模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炼为劳动态度、意志品质与道德境界三大维度。这一分析框架既具有理论深度，又紧贴实际需求，立体呈现了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书中指出，爱岗敬业是劳模精神的基石，争创一流则是其永恒追求。以“铁人”王进喜、“地质之光”李四光等人为例，劳模的卓越成就不仅源自精湛技艺，更源于对职业的敬畏与超越。这种精神在当下“工匠精神”的弘扬中依然熠熠生辉，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精益求精的追求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夏一璞通过剖析劳模群体的生动实践，揭示了艰苦奋斗与创新精神的辩证统一。她强调，劳模的“苦干”绝非盲目重复，而是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黄文秀在扶贫工作中的因地制宜、创新施策，正是将创新理念融入基层实践的典范。这种品质在书中被赋予了“发展引擎”的高度评价，彰显了新时代“创新驱动”战略的精神需求。作者进一步升华这一维度，指出劳模精神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局限，实现了“小我”与“大我”的和谐统一。张桂梅倾其所有点亮山区女孩的教育梦想，黄文秀舍弃安逸投身扶贫事业，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奉献”作为道德境界的至高无上。

《劳模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夏一璞巧妙融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将劳模精神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框架中审视，既追溯其理论渊源，又剖析其现实功能。书中对“精神谱系”的系统梳理，为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与宝贵参考。在现实意义上，该书积极回应了新时代的精神呼唤，面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冲击，劳模精神所倡导的奉献精神与奋斗精神，如同一股清流，为抵御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支撑。书中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关注，通过劳模教育塑造正确劳动观，更彰显了其深厚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

夏一璞的《劳模精神》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者群体的壮丽史诗。它深刻启示我们：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精神的支撑，而伟大精神亦将在伟大事业的推进中不断得到滋养与升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劳模精神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召唤。高扬劳模精神，方能砥砺前行新时代。

《诗经》中的劳动颂歌

兰 风

《诗经》以160篇农事诗篇构建起中国最早的“劳动史诗”，从春耕秋收到桑蚕纺织，从集体劳作到个体悲欢，字字句句皆是先民对劳动的讴歌。

《诗经》中的春耕场景，堪称一场全民参与的“农耕狂欢”。《周颂·噳嘻》以史诗般的笔触记载了周王率众春耕的盛况：“噳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中“十千维耦”描绘了万人耦耕的宏大场面——两万农夫肩并肩、犁并犁，在三十里疆域内同步播种，其规模堪比现代阅兵式。

更生动的细节见于《周颂·载芣》：“载芣载芣，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中“千耦其耘”与《噳嘻》的“十千维耦”形成呼应，展现了西周时期“千耦耕作”的集体劳动模式。

春耕不仅是生产活动，更是神圣仪式。《邶风·七月》记载：“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农夫们修整农具，下田耕作时，妻子儿女送来酒食，农官“田畯”则以歌舞庆祝丰收感恩。

若说春耕是男性的战场，桑蚕纺织则是女性的舞台。《魏风·十亩之间》以白描手法勾勒了采桑女们的归家图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中“闲闲”“泄泄”的叠词，既写出了采桑女劳作后的闲适，又暗含着群体协作的默契——她们结伴而行，歌声与笑声洒满桑林小径。

这种集体劳动的诗意，在《邶风·七月》中得到了更完整的呈现：“蜚鸣条桑，取彼斧斤。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鴈，八月载绩。”从三月修整桑枝到八月缫麻纺线，女子的劳动贯穿四季。更富深意的是《小雅·大东》中的隐喻：“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诗中将天上的织女星比作人间纺织女，既赞美了她们的辛劳，又暗讽其劳动成果被剥夺。这种对女性劳动价值的认知，比西方女权运动早了近两千年。

当我们将《诗经》中的劳动诗篇与现当代劳动节并置，会发现一条跨越三千年的精神脐带。从《周颂·噳嘻》的万人耦耕到今日机械化农作，从《邶风·七月》的集体秋收到智慧农业的精准管理，劳动工具在进化，但“春耕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朴素真理从未改变。

从“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农人，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的渔者等，《诗经》中的劳动诗篇，不仅是对先民的致敬，更是对所有劳动者的永恒礼赞——因为正是这些“足踏黄土，手握星辰”的平凡身影，构筑了文明的根基。